武經總要

慢不成令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二人赴盟靈
州節度相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
之此時須令與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贊曰清水非
吉地請盟于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
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
為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已改
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

為判官璩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璩璩與結贊初約以兵三千列于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結贊璩以下具衣冠劍佩璩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璩遽出自幕後遁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以下六十餘人陷于賊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巡檢

慢不成令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二人赴盟靈
州節度相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
之此時須令與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贊曰清水非
吉地請盟于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
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
為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已改
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

為判官璩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璩璩與結贊初約以兵三千列于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結贊璩以下具衣冠劍佩璩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璩遽出自幕後遇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以下六十餘人陷于賊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巡檢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賞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
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
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
愛四千戶侯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孫權令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
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長沙當之
零陵過鄂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舅也欲
令誘普乃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

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有忠義事亦
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
尊遣兵相繼於道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
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
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
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
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
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
為太師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
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
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此展禽以大義責齊齊遂

班師

唐太宗討薛仁杲乘勝逼其城下仁杲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領大軍繼至四面合圍仍令辯士諭以禍福城中震駭計無所出詰朝仁杲率其將士開門請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李大亮為玉門令北寇入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

日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須池南中皆平

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宣黃侯慧紀率將士三萬餘艘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肅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隘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

取其鼻以表功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
肅乃遁走
唐太宗討薛仁杲因率左右二千餘騎追奔直趣圻塽
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
氣沮無復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
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占候

春秋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號國都在
宏農陝縣東西問於卜

與淵等辨論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
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
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
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
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
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
不達人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

旌頭之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吉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遂行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

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餘虜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洛耶山諸大將軍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料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得免若復前行二百則盡滅之矣帝恨之

隋仁壽元年長孫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撫新附表奏曰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地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下垂被地謹按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遂敗匈奴

齊建武中魏將王肅祖攻同州刺史蕭誕甚急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師隸廣之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

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
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怯而愚將拘之若
乃好賢而用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拘時日而事
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祝而福從遂命驅之前
進周公曰今時逆大歲龜灼告凶不筮不吉星變
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
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
龜析蓍援枹而鼓率衆先入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皆嘆服

李憩攻蔡州吳房軍吏曰今日徃亡請避之憩曰賊以徃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遂捷而歸

假托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偃自聞秦密謀故因柩鳴以正衆心）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
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令號廣以為然迺
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興起
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惑衆也
勝廣喜會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擊大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窓於廣所次舍旁
側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處也

能戰遂見殺

據險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會舟于淮南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而陣楚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宜阨（三者漢東三阨陝道也欲塞之阨宜革切）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

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
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
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
以乘其弊秦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
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西公將驕卒惰吾據武
牢扼其喉咽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
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强氣勢自倍一
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軌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秦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迸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

李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拒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服小利忸服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

絶水泉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十餘戸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偃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隋開皇初突厥寇蘭州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崄古哀

戰秦軍射殺括趙卒四十萬人皆降
漢王遣將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
與成安君陳餘聚兵數井陘口稱二十萬時李左車
說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說新
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乘勝而去國
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
後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
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操亦分營相當合戰操不利
復還堅壁紹為高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
衆大懼操乃為霹靂車發矢石擊紹樓皆破紹為
地道攻操操於內為長塹以拒之紹運穀車數千
乘至官渡操遣徐晃擊走之燒其輜重復遣車運
穀使淳于瓊等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又說紹遣
將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掠紹又不從瓊宿
於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會紹謀士許攸奔于操謂

伏歸路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韶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